

文
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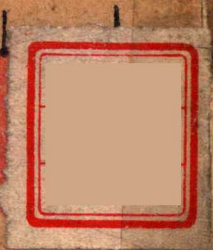


彈
花



章念紀血流

著 山 陽 歐



歐陽山著

大眾
小說

流血紀念章

華中圖書公司印行

022022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三之書叢藝文花彙

章念紀血流

(說小衆大)

角八元一售實

著作人 歐陽山

主編人 趙清閣

發行人 唐性天

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民生路

桂林：中南路

北碚：南京路

印刷所 國民日報

民生路二一五號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一日初版——二〇〇〇册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圖字 627號

627號

我寫大眾小說的經過

(代序)

歐陽山

文藝

我最初開始寫大眾小說是一九三二年九月，住在廣州市的時候。我讀到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自己也在和牠有關的各方面下過一番深刻的思考。大概那時候我已經感覺到，企圖使新文藝在可能的最短期間內和人民大眾，尤其是工農大眾結合起來，必須有着使他們瞭解和愛好的充分的作品。這是最淺顯的道理。

進步的工人和店員是能夠讀，而且已經在讀着新文藝作品，但大部份的人民大眾，還不能夠讀牠們，就是給他們念，一邊詳細的講解，也還是不能澈底領悟，新文藝作品不能滿足人民大眾底文學要求。牠底主要的讀者還是青年學生和一般智識份子，這事實證明了新文藝作品雖然爲了人民大眾底利益，却不會爲了人

民大衆底閱讀，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但像有些論者認爲新文藝作品是「反大衆」的，是排斥大衆的，那就不只是莫明其妙，而且糊塗得十分可笑了。

這問題應該怎樣解決呢？那時候，向林冰先生還沒有發表他的文藝理論，因此大家也沒有想到了一九四〇年，就會有一種徹底的主張，說新文藝作品根本要不得，應該把「五四」運動以後的文學傳統這枯枝折掉，再以「民間形式」做「中心泉源」重新來過。那時候，即使認爲新文藝作品是「反大衆」的，是排斥大衆的，嘴裏也未必說出來，只是詛咒新文藝作品底過於「歐化」罷了。

就新文藝作品的內容說，過於「歐化」顯然是一種誣蔑。牠固然寫了中國人要求自由與解放，要求人權與民主，也寫了青年男女拖着手臂或接吻，也許還寫了工人店員去看賽馬或看打足球，但這種歐化只好怪中國自己，不能怪新文藝作品。因爲牠並沒有寫每個人結婚都得上禮拜堂，工人在酒吧裏唱歌跳舞，農民穿

了西裝耕田，以致於超過客觀現實所允許的範圍。就新文藝作品底形式說，魯迅先生早就駁斥過了，新文藝作品並沒有把「子曰」寫成「日子」。我覺得這個問題還可以拿以下三點去考察；第一，新文藝作品底形式最初果然和番茄胡椒一樣，都是從外國移植過來的。外國花了幾百年工夫培植出「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戲劇」「詩」等等文學樣式來，中國是沒有的，我們把牠移植過來，中國人也接受牠這有什麼不好？第二，二十年來，新文藝作品經過中國土壤底栽培，不論從用語，對白，結構，佈局，敘說，描寫等等方面看來，都和外國作品相差得很遠，變成一種混合種的中國產品了。現在還說新文藝作品是原樣的歐洲貨，那不是愚頑便是無知。第三，從新文藝作品所表現的我們底一般作家底文學修養看，那，與其恭維新文藝作品已經過於歐化，還不如責備牠們還歐化得不夠。今天新文藝作品底那些缺點，例如拘束小氣，瑣瑣淡薄，空洞虛浮，庸俗膚淺等等，又

例如常識不豐富，用語底模糊，不科學化，觀念不清晰，描寫底貧乏，不確實，以至於名詞，動詞，形容詞底缺乏等等，都是未能向歐洲的偉大作家去不斷學習的原故。

再就新文藝運動在中國社會上的客觀價值說，牠對於中國的革命運動，社會改造，人民進步有什麼幫助沒有呢？我們都知道，新文藝作品曾經正在參加反侵略反封建的偉大運動，牠影響並結集了廣大的青年羣衆，牠打擊一切陳舊的東西，而迎接一切新的東西，牠改造着青年讀者們的靈魂，意志，和意識，他教人認識歷史，人生，社會和世界，牠高度地發揚了中華民族底精神和活力。——而且牠擁有着那麼大量的讀者，青年學生和一切智識份子。這些新文藝作品的讀者，正是中國革命的先鋒，中堅份子和後備軍。

我相信新文藝作品會更加發展和擴大，將來必定能夠完成牠自己和牠的歷史

的使命。我也相信將來人民大眾的文化水準提高之後，一定能欣賞我們這時候所創作的新文藝之中那些經得起歷史底力量底沖激的作品。然而將來是將來，現在是現在，將來不是憑空掉下來的，將來是由人力所創造，而且憑着現實的根基生長起來的。因此我不能不爲新文藝和大眾讀書能力不協調這一現實問題所苦。固然，只要人民大眾每個人都有初級中學畢業的程度，或者小學校的教科書多放進一些新文藝教材，他們閱讀的能力一定會獲得可驚的進步，但是我仍然不能不把假設人民大眾底文化水準在最短期間以內還不能有長足的進步，新文藝怎樣和他們直接結合起來這問題放在最先的地位來考慮。

我的決定很快就得到了試驗的機會。我決心寫一點爲人民大眾的讀書能力所能接受的新文藝作品。牠是我個人的新文藝創作底一部份，基本的性質是「歐化」的新文藝，自然也間或採用極少量的，民間文藝底形式上的一些優點。我想牠

能在兩種方式裏被人民大眾所接受：第一，能認識幾個字，約略相當於小學三四年程度的讀者直接閱讀牠；第二，完全不識字的能夠聽懂牠。這裏的第二個方式尤其重要。在那個時候，我們底新文藝作品遠或多或少地為人民大眾所理解，實際上不能不歸功於青年學生知識份子的有意無意的間接傳播。我們意識地創作為人民大眾閱讀的新文藝作品，自然不能不有計劃地有組織地動員青年學生知識份子為完全不識字的人民大眾誦讀新文藝作品。我希望通過這種努力，人民大眾底閱讀能力和欣賞能力都能很迅速地提高，提高到能夠直接地，沒有什麼困難地閱讀我們新文藝創作的偉大作品如『阿Q正傳』等等，——雖然我也分明知道單純依靠文藝工作者底活動，這種企圖很難實現。

龔明，梁韻松，草明，伍翠雲，趙××——這許多朋友把廣州文藝社組織起來了。我們熱心討論這個非常有興趣的問題。我們出版了一個定期刊物廣州文藝

週刊。我們一致認為文藝工作大衆化的問題最而且最主要的是語言的問題——文學用語的問題。如果我們用一種廣東人民大衆所不懂的文學用語來寫作，無論我們爲了什麼人，企圖怎樣，寫些什麼東西，廣東人民大衆還是覺得異常隔膜的。自然我們也接觸這許許多多的題目，但主要的還是歸到文學用語上面。我們當時也調查過廣東全省語言分歧的實際情況，結果決定下面三個工作底原則：第一，儘量用廣州話（廣東的標準語）中活的人民大衆底語言來創作；第二，儘量採用民間文藝中間那些話的口語而擯棄那些死了的文言成份；第三，趕快編印廣州話的白話辭典。我們就這樣幹起來了。我們當時信奉的格言是：「不怕錯誤，錯了再改。」

我應當指出我們當時的工作真是拙笨得很。這笨，首先表明如下的一點上，即是，我們只能夠運用中國固有的方塊字來紀錄廣州的大衆語。如果我們想說：

——你上那兒去？做什麼？

我們就寫成；

——你去邊處呀？做乜野呀？

其實我們當時用方塊字來紀錄活的大眾口語，是有着許多爭辯和困難的。這是技術上的問題，但詳細敘述起來恐怕要成爲一本書，這里只好從略了。

我還得補充說一說的有兩點，是在爲了大眾而寫作的考慮之外，也可以作爲我們發刊廣州文藝的次要理由的，第一，我覺得在創作典型人物的工作上，在描寫一般的廣州生活上，用廣州話更加適當些；第二，我覺得許多修養很深的文學青年（特別沒有離開過本省的）不能從事新文藝創作，是他們不能運用他們所深諳的語言，而只能運用他們從書本、學校的白話文寫作的原故。

於是以提倡方言土語文學爲旗幟的廣州文藝出版了。這小型刊物底出現使我

們知道了許多事實，接觸了許多人物，看出了許多文學問題，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廣州的人民大眾，主要地是工人和店員，十分歡迎牠。青年學生知識份子也十分高興他們能夠看到用自己的語言寫出來的新文藝作品。另一方面，上層社會的人士，不求進步的技師，校長，教授們，和土著的文學家們，却堅決地反對牠。他們以為用廣州話寫出文章來簡直俗不可耐，不成體統，把他叫做「小衆文學」，並且幾乎一致地運用了他們唯一的武器，在口頭和文字上宣佈：他們看不懂。我不能列舉中國大紳士，小紳士和準紳士不懂的東西到底有多少，但是我確知凡是中國人民大眾懂得的東西，他們大概總是不懂的。

還刊物出版了二十多期，另外還出版了別的粵語刊物，和兩個粵語中篇小說的單行本。我參加了這個工作，並且創作了好幾篇新文藝性質的粵語短篇小說和一部中篇小說，另外一部中篇小說是草明寫的。

事實上到了一九三三年八月——恰好滿了一年，我底這種工作就停止了。我們底文學活動被認為政治性質的活動……於是同伴們逃的逃，死的死，坐牢的坐牢，草明也離開廣州到上海去，只留下一大批充滿熱情的窮學生在廣州……

到我第二次開始寫大眾小說的時候，已經是一九三九年的三月了。這時我剛到重慶不久，住在一間骯髒的黑暗的小旅館裏，往後就搬到南溫泉去住，在那里繼續寫作。有三個原因使我對於大眾小說的興趣重新高漲：第一，我們底抗戰需要這類的作品。抗戰必須發動民衆，鼓勵士兵，寫作這一類作品不會再受到妨害。第二，人民大眾底文化水準並不比七年前高出多少，他們依然不能直接閱讀教人認識生活的新文藝作品，但他們需要認識生活比過去的任何時候更爲迫切。第三，我很不高興文壇上的一種風氣，就是說話的人多而做事的人少，大眾都主張應該做的事而事實上很少有人當真動手去做。

這回是在四川，我當然不用廣州話寫作了。但是四川話我又不深通，結果只好用最淺近的白話文來試作試看。我底希望仍然一樣：認識幾個字的直接讀牠，不認識字的由青年學生知識份子念給他們聽。人民大眾對於我底作品的直接反響我無從知道，但是一般的文人對於我這種工作却採取了相當冷淡的態度。

在數量上，現在我已經寫了不少。列舉起來，有「三水兩農夫」（文藝陣地），「好隣居」（香港申報），「揚旗手」（全民抗戰），「英烈傳」（抗到底），「世代冤仇」（大風），「爸爸打仗去了」（彈花），「長子」（教育部民衆文庫），和收入軍委會政治部抗戰小叢書的「第二家庭」，「課外錦標」，「香港菠蘿」，「湘潭一商人」等等。最近脫稿的「流血紀念章」大概發表在七卷一期抗戰文藝上。十一月三十日一九四〇。

流血紀念章目次

序（我寫大衆小說的經過）	（一）
一、三水兩農夫	（一）
二、好隣居	（一九）
三、揚旗手	（三五）
四、第二家庭	（五一）
五、課外錦標	（六七）
六、英烈傳	（八三）
七、香港波羅	（一〇三）
八、世代冤仇	（一二九）

流血紀念章目錄

二

九、湘潭一商人.....	(一三五)
十、爸爸打仗去了.....	(一四七)
十一、流血紀念章.....	(一五九)
十二、.....	(六六)
十三、.....	(五一)
十四、.....	(五五)
十五、.....	(一五)
十六、.....	(一)
十七、.....	(一)
十八、.....	(一)

流血紀念章

三水兩農夫

廣東三水縣經利村失陷給日本之後，敵人的軍事當局派了一支隊的兵力在那裏駐守。這一支隊的敵兵雖然駐在經利村，但是他防地的範圍却大到七八個村子。那廣大，譬如大井，石台，原啓，章馬，南鎮，華明，順河，正金這些鄉村，都歸他担任警戒。只因這一支隊長叫做山岡伸治中尉，所以大家都把這支隊叫做山岡支隊。

這山岡中尉本是日本一個屠戶出身，滿臉橫肉，十分兇惡。自從駐防經利之後，把我們沒有跟隨游擊隊退出的同胞，當做牛馬一般看待，要打就打，要殺就殺。每天不是抽選壯丁，就是調戲婦女，更加上種種壓迫，譬如強迫我們中國人